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renjianyukuai

人间愉快

(台湾) 曾永义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越来越认为：
最愉快、最幸福、最富有的，
不是享有大权大利，拥有大权大势，
而是享有宁静。

(台灣)曾永義著

(台灣)曾永義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愉快/曾永义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11

ISBN 7-02-004707-6

I. 人… II. 曾…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4991 号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 间 愉 快

Ren Jian Yu Kuai

[台湾]曾永义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4707-6

定价 16.00 元

直取性情真(序)

卜 键

多年前的一个夏月，海峡两岸的学者在哈尔滨聚会，探讨中国戏曲的有关问题。我已记不清是何年月及讨论的主题，但曾永义先生主持研讨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他在登台时脚步略显迟重（似乎与午餐时多饮了几杯有关），而一旦进入角色，便见出专注和生动，引带得整个会场都活跃起来；介绍到某位作学术报告的台湾学者时，每每不忘补缀一句：她是我的徒儿。目光中有几分郑重、几分调皮、几分慈爱，又有那么一丝儿骄矜。

再与永义先生晤面是在2000年冬月，他策划组织了“海峡两岸小戏研讨会”，通力协助的则是其“徒儿”——已毕业的和正在读的。我们住在台湾大学的鹿鸣堂，到会场要经过半个校园，椰林大道和傅园都留给我深刻印象。感触更深的则是曾先生与弟子的融洽与亲和，是他竟有着这么多优秀门生，如王安祈、沈冬、林鹤宜、陈芳等台湾各大学戏曲教学与研究的领军人物，同出于其门下。台湾的学术会议也常常遇到经费短缺，此次会议亦然，加上大陆来了五个剧团，压力更增大。但时任台大音乐研究所所长沈冬总其事，一众弟子各司其职，把会务办得妥帖周到。而曾先生仍不误豪饮阔论，爽朗的



笑声时或扬起。研讨结束后往台南等地观摩演出，我留在台北办些事情。后来一位与会者抱怨说最后一晚未安排住宿，熬到次日凌晨，然后乘车往桃园机场。我问：曾先生呢？曰：同样地熬夜……

不容易啊！

我在大陆多次参与组织学术研讨会，深知个中艰辛，麻烦之事多如牛毛，最怕的则是应允的资助款项发生变故。永义先生几乎每年都要组织几个这样的会议，为学者们提供一个交流切磋的机会，而自己则不免要同大家一起熬熬夜了。

正是从这次台湾行之后，我对永义先生产生了很深的敬意。作为学者，他一直锐意进取，不独在戏曲研究上成果卓著，且对古诗文、俗文学都有着深刻见解；作为教师，他在台大讲坛上一待就是四十年，从助教直至讲座教授，指导培育出一批批优秀学生；作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推进者和铺路架桥人，他真心做事，真率待人，真诚合作，真情交友，在祖国大陆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足迹。顾炎武曰：“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则学术和教育亦然，戏剧艺术亦然，做人亦然。曾永义是一个性情中人，也因此是一个快乐的人，“游不尽的山明水秀，结交不完的知心好友”，他把自己的一部散文集题名《人间愉快》，似乎尚未尽兴，又将另一部题为《愉快人间》，颠来倒去之间，发抒着自己寻觅体悟来的美好情愫和现世之喜悦。

第二次往台湾参加研讨会，我抽空到台大听曾先生的课。教室中坐得满满当当，有不少是外校的博士生。那次课讲的是明代戏曲，永义先生却先在黑板上写下一首宋人词，要学生标明平仄，座中举手者甚众。我心憬然，类此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知识性训练，实在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在这次赴台期间，我



曾目睹他书房的拥塞逼仄，和他以壮硕之躯游走其间、展示其珍藏的熟谙与灵动；曾应邀一起和他的几位知交去基隆爬山，登炮台山而被风临海，感慨万千；也曾与他同去台北远郊的红叶山庄，那里住着永义先生的父亲母亲，正是在这里，他写出了一组情浓意挚的感念双亲的作品，如《父母亲的丝瓜棚》：

父母亲种丝瓜，自有他们一套简单的哲学。我星期假日去探望父母亲时，每看到二老沐浴满盈的晨曦，就深深感染了那白发红颜的喜悦。

散淡写来，颇得晚明小品之真味。读永义先生的散文，一如读他的为人，晓畅、真纯、通脱、性灵，“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看似小札戏墨、率尔无意之作，实则皆为神情所寄，有一种特别的意蕴。

永义先生是一个重感情、负责任、能担荷的人，一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人。他以己身为献祭，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华夏精神与文化的求索传承；复以散文为外传，不断记录着自己的天涯行脚和心路历程。雪北香南，雪泥鸿爪，人生本来就有许许多多可珍贵的东西，学术人生原也可以绽放出斑斓绚丽，讲堂与校园更是永远真情络绎的所在。他把自己的遭际和感悟诉诸纸墨，再结集出版，积以年月，而得《莲花步步生》、《牵手五十年》、《飞扬跋扈酒杯中》、《清风明月春阳》等多种。人世美景和人生快境，对学术的执着和生活意态的闲适放旷，沉思和迷醉，更多的当是亲情、友情、孝情、师生情、同学情……尽在其中。我曾艳羡他对学生的关爱呵护，而读到其写几位老师的篇章，更是被深深打动——这时的他自然地又成了学生，一个追随老师数十年、敬爱益深、勤谨不减的老学生。



算来又有很长时间未能相见了，颇有些想念。永义先生在开会或观摩时还常常酣然入梦否？那大脑袋斜倚着靠背，悠然梦中，而当他人鼓掌时竟能以手击腿来配合，也算是静安先生所谓“有意境”了。其与自己的得意门生还常时餐叙否？这也是永义先生的开心一刻，常常妙语连珠，如将女弟子的先生（不管其多么温文尔雅）统统呼为“屠夫”（徒儿之夫），直令一座绝倒。还有，以他为党魁的“酒党”又发展壮大了么？面酣耳热之际，他还会击杯盏而高歌自拟的“酒党党歌”么？

真的有些想念。在遥远的台湾，在深受中华文化浸润滋养的台湾，永远会有像永义先生这样可爱可敬的人，永远会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事，令人怀想回思。

“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今天的文坛日渐芜杂，老杜诗中所标举的意气和性情，也显得更为珍贵。真的希望大陆读者喜欢这本书，并通过阅读认识一个有良知、有情趣、有童心的台湾学者，一个有真性情的人。

所谓“人间愉快”(代自序)

“人间愉快”是我长年以来逐渐体悟的一种生命境界，甚至于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不过如此。在我体悟的过程，曾经写过《相携并举》、《博大均衡、真挚自然》、《担荷、化解与观赏》、《莲花步步生》、《命运与运命》、《形神相亲》、《相得益彰》、《神仙境界》、《拈花微笑》等等文章，终于在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的联副，以“人间愉快”为题，写了一篇短文，其中有这样的话语：

所谓“人间”，当然指的是“人世间”，也就是人生活的世界之中……我们不过现世种福田，现世就要享福果，所以这种“愉快”，只是“人间愉快”。

一、不愉快的原因

然而何以人间又会有不愉快呢？据我观察，自古以来，有以下四种原因：其一是无常的惆怅，其二是命运的无知，其三是有志不遂，其四是形神不亲。

1. 无常之感

所谓“无常”是指人间的现象世界变化不居，令人无法掌



握永恒。而人生又那么短暂、宇宙又那么浩渺无边，人活着究竟为什么呢？于是自然产生许多的惆怅。

唐代诗人陈子昂登上幽州台虽然抚今追昔有感于乐毅遇燕昭王的君臣相得，但是对于人在整个时空中的渺乎其微更有无限的悲凉，他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他所说的古人，有如孔子所梦见周公，虽然令他向往、令他仰望，但是这可效法的“典型”，毕竟已成宿昔，又如何能亲眼目睹呢？而自己未完成的心志，纵使子孙后人可以继述，但是自己又如何能亲身及见呢？人所存在的，其实止于无边无际无止无尽的时空交会的那么一丁点，对此焉能不形神俱伤、涕泪纷下。而这种惆怅，是亘古以来人们所共有的。所以古诗说：“浩浩阴阳移，圣贤莫能度。”时光像浩浩荡荡的江河一般的流逝，即使修为达到圣贤的境界也无法超越它：人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人死后，埋葬在黄泉之下，即使过了一千年也醒不过来。

也因此，汉代的挽歌有一首《薤露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意思是说：薤草上的露水，为什么那么容易被阳光蒸干呢！露水虽然被蒸干了，明天一样会再沾上；可是人死了，什么时候还能再回来呢！乱世奸雄曹操也曾很感叹的拿“朝露”来比喻人生，但事实上，人生连朝露都不如。若此，怎能不令人对人生兴起无限的惆怅呢？



2. 命运的无知

人生在世既然微乎其微，对于浩瀚无极的宇宙大自然又充满着许多的无知和不解，所以最敬最畏的莫过于“天”，认为天掌握一切、生成万有，可以“福善祸淫”，可以“亏盈益谦”，而人们也将自我委诸冥冥中的“气数”，深信自己的“命”早就被天所安排，一切由不得自己。而人们对于自己的“命”，却急于用各种方法要来预知其吉凶、祸福、穷通、夭寿与苦乐。

早在商周时代就有甲骨之卜与筮草之占以定吉凶；《左传》已记载“内史叔服能相人”，是说叔服能观人之容貌而断其命运之否泰；《史记》记载蒯通以相人说韩信，有“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之语；《汉书·艺文志》于是有相人二十卷；《唐书·李德裕传》谓德裕以星言荧惑犯上相而恳求去位；后来也有星命渊源一书，内容大抵本诸唐人张果的五星之论；于是而所谓紫微斗数、密宗星学等以星宿方位之隐现占卜人事未来的“星占学”更大行其道。

这些预测人们“气数”或“命运”的伎俩，其实都只为了填补人们惶惶不安的心灵，求得一时半刻的栖泊。试想：自己实在太渺小了，面对着世路人海往往莫知所从，眼望着未来前途也每每茫昧无所知，一旦遭逢不如意，焉能不惶惶难安？世说所云“盲人骑瞎马”，正足以说明，人们蒙昧于未来，甚至于懵懂于眼前的恐惧。

3. 有志不遂

人生所能拥有的，虽然是极微渺的有限时空，但是一些志大才高的人，则力求突破。他们努力的是“立善有遗爱”、“荣名以为宝”，要像辛弃疾那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也就是要建功立业、博施广济，争取永垂不朽的美名，以此



来加长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长度和充实现世生命的意涵。

这样的“抱负”，古来的读书人几乎比比皆是：譬如东汉的陈蕃和范滂“登车揽辔”，莫不“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曹魏子建，贵为蕃王，照样说：“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否则“虚荷上位而忝重禄”，不过是“禽息鸟视”，“生无益于世，死无损于数。”晋朝那位貌寝口讷的左太冲，自认文武全才，竟不得一试，便大声疾呼：“铅刀贵一割”、“志若无东吴”。李白何尝甘心“痛饮狂歌空度日”，他希企的实在是“风期暗与文王亲”。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目的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总而言之，古来读书君子，没有不怀抱儒家济世化民的大志，他们几乎都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气概。但是，他们也几乎有一种共同的观念和倾向，那就是：远大的抱负实现了，才算“得志”，否则便是“失意”；而一旦“失意”，不是牢骚满腹、怨天尤地，便是故作清高、隐居乐道。大抵前者逃于“酒色”，欲以此来加强生命的密度，然而痛饮纵欢之余，“将非促龄具”？后者则托于“仙佛”，欲以此来追求生命的长度，然而服食丹不转，毕竟“多为药所误”！像这样的“有志不遂”，而要逃酒逃色逃仙逃佛，如何能愉快得来？

4. 形神不亲

其实“有志不遂”所产生的不愉快，与形神不相亲颇有关联。因为凡是生物都有外现的形体和内在的精神，尤其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更是如此。形神相亲，则表里如一，所行遂其所志，其乐自然泄泄而融融；形神不相亲，则内外冲突，所行逆其所志，其苦自然凄怆而涕下。

《庄子·养生主》说到泽雉五步一啄，十步一饮，悠悠然得



有逍遥；而一旦蓄于樊笼之中，虽然饱食终日，身健体胖，而已怅怅然心悲。《战国策·齐策》也说到齐宣王对颜觸很敬礼，愿请受为弟子，给他高官厚禄，但颜觸自比为深山中的“太璞”，本来就生乎鄙野，如果处于庙堂，就要“形神不全”，他宁可过着“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的生活，因为惟有这样，他才能“形神两全”。阮籍处于魏晋易代之际，身命朝不保夕，虽然志节清亮，却要沉酣终日；对人作青白眼，却要哭于穷途。也因此他的《咏怀诗》只好“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教百代之下，难于情测。

而普通一个形神不能相亲的人，很难以真面目待人，惯常的是，因人因事而变化不同的嘴脸。这样的人必须戴假面具过日子，其内心之不愉快，可想而知。

明代戏剧家沈璟，写了一部包含十种杂剧的《博笑记》，其中一种叫“卖脸人捉鬼”，大意是说：有位千金小姐中了邪，作祟的是黑鱼精，无论和尚道士如何诵经念咒、步罡踏斗，都莫可奈何；缘故是黑鱼精擅长变化恐怖的嘴脸，擒魔的和尚、捉妖的道士一见就吓死倒地。有位“卖脸人”路过，自告奋勇和黑鱼精斗法。卖脸人就是卖假面具的人，他带着一箩筐的假面具守在小姑娘的闺房。黑鱼精一入夜就来，看到卖脸人，马上变出可怕的嘴脸；卖脸人不慌不忙地从箩筐里取出一副更可怕的面具戴在自己的脸上。于是黑鱼精再变得比他的面具可怖些，他就再换上比它嘴脸更可怖的面具，如此辗转斗了一夜，黑鱼精之技已穷，而卖脸人之“脸”有余；黑鱼精只好化道黑风逃之夭夭。

由此可见，戴假面具的人，连妖精都怕他。而如果将假面具嵌入面目之中，终于与面目合而为一而成为假面目，又将如



何？所以形神不能相亲的人，开始时使自己不愉快，最后恐怕要落得人人畏惧。

5. 台北的天空

以上四种不愉快的根源是自古已然，而若就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来观察，不必说一切变迁急遽难以应付，不必说人心变质观念扭曲古今诧异，光就台北的天空就教你感到灰濛濛沉甸甸，我曾加以探究，好像原因多端：道路街巷挖挖补补，无了无休，尘气飞扬，尘气就上了天空，交通混乱阻塞、卫生未尽检点，秽气为之四溢、升腾，秽气就上了天空；人们你扰我攘，争先恐后，燥气火气爆然如冒，燥气火气就冒入了天空；而偷窃、抢劫、绑架、火并、攫权夺势掠名，无日无之，于是怒气、怨气、愤气、懣气乃至乎呼喊叫嚣之气，焉得不充塞苍冥？请问：生活在这众邪之气氛氲萃的台北天空之下，谁人能愉快得来？

二、人间处处开心眼

尽管有这许多使人不愉快的根源和环境，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人间处处开心眼”，也就是在我们生活的人世间随时随地放开心胸、放开耳目，那么愉快是不难与步履滋生的。

因为心胸能够放开，必然不沾不滞，豁然朗然，通达无碍。当它宁静时，就像一碧澄潭，天光云影，固然可以听任其悠游徘徊；即使鸟啼花落，也能回映其姿彩。当它跃动时，则有如长江大河，纵使开辟了山岭，浩浩荡荡，而竟归于悠悠其流；纵使阅历了今古，砰砰甸甸，而终消于沉沉无声。这其间有自然的了悟，也有自然的归趋。



因为耳目能够放开，必然见闻广阔、不偏不执，了然相得。相得起于观照，成于聚其精爽，会其神理。如果人与人相得，则可以孝悌友爱、鸢鲙情深、无负平生，如果物与物相得，则青山碧水、红叶黄花，灿烂光彩；高崖悬瀑、深树啼鸟，应和天籁。如果人与物相得，则人杰地灵，严子有钓滩，春陵有王气；物我相忘，则庄生观于濠梁而知鱼乐，渊明日暮对酒而欣然相持。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必须通过放开的耳目，流经会聚的精爽神理才能真正的相欣相赏，相激相励，相焕相发，而相顾相成。惟有如此，心灵性命的源泉，才能互相流注，内蕴潜在的华彩，才能彼此辉映。于是乎同气相求，同明相照，感应勃发的力量和美好，就异乎寻常。

其实心胸能够放开的，耳目一定明亮；耳目能放开的，心胸一定豁达。心胸与耳目，虽有里外之别，但彼此之互动互发，原本如影随形、如响所应。也惟有如此才能破除人间无常的惆怅。苏东坡《赤壁赋》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我们如果能像东坡那样放开心眼，就能了解宇宙万物自有其变化一面的“形象”，同时也有其不变化一面的“本体”，那么就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无由因为人间的无常而感到惆怅了。

而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拥有自家的“身命”，须知“天听自我民听”，天若有听有知，乃自我而听而知；所以“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乃缘于我民所制定的“礼”，也因此荀子《天论》乃昌言治乱吉凶祸福由人而不由天。也就是说，天不能给人们“命”，“命”更不能主宰人们。人不能“命运我”，应当“我运命”，每个人的“命”其实是由自我所运转而创造出来的。若



此,则人们之“命”,人人可以自我预知,只要将身命的方向盘自我运转正确,使之步趋光明,驰上康庄,那么眼前的一切必然斑斓亮丽,所感所受,必如草木向荣,欣欣然盈满胸中,又焉能为“命运”前途之无知而忧虑恐惧呢!

至于“有志不遂”和“形神不亲”两者所引起的悲苦,以及今人因为恶质环境的感染,则都可以借助自家能力的养成而自然消除。

三、四 种 能 力

因为一个能够处处放开心胸、放开耳目的人,也必然能够积渐而成的具备了使得“人间愉快”的四种能力,那就是担荷力、化解力、包容力、观赏力。

1. 担 荷 力

一个能放开心眼的人,一定能了解人生在世,必有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只是尽责任和义务,须先估量自己担荷的能力,须知站在什么岗位服什么务,只要衡心量力,都算担荷人生的责任。

孙中山先生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聪明才智足以造福十人者,就服十人之务;足以造福百人者,就服百人之务;足以造福千千万万人者,就服千千万万人之务。否则只能挑百斤的,却要挑千万斤,结果不是志大才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便是尸位素餐,尸居余气,徒然废物。祸国殃民,莫此为甚。

古来读书君子,如果懂得“服务的人生”,不必人人以“澄清天下”、“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为己任,就很容易找出人生正确的路途,更不会一失意便牢骚满腹、怨天尤地,或故作



清高、隐居山林。而如果一个人对其所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能够担荷得起,那么庶几可以无愧无憾了。

2. 化 解 力

而一个能放开心眼的人,也一定能了解,在担荷人生义务和责任的旅程里,可能遭遇障碍、困顿,乃至灾难,也因此要为自己涵养能够化解障碍、困顿乃至灾难的能力,如此才能好好的把人生的担子挑到尽头。

而我认为“化解”的方法有三部曲:最好能像庄子所说的藐姑射山的神人那样,将“碍难”见于未萌,如此就很容易超越化解于无形;但这要有极高的智慧。其次要能转移境界,像苏东坡于沙湖道中那样“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像王摩诘游山玩水那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努力于趋吉避凶,尽管否极,也必会泰来。万一“碍难”直冲你而来,无可闪避,你只好奋足精神、鼓足力气,像《战国策》齐君王后以铁椎敲击秦王无端挑衅的“连环”,那样的“突破”它。这三种“化解”的方法,前二者看似消极,其实更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如此可以使我们有限的生命力,省去许多无须的浪费,而能将义务和责任担荷得更多。至于最后一种“突破”的方法,那是最无可奈何的事,因为自我也要伤损不少。如果能养成这三种化解的能力,那么妨碍“人间愉快”的事,就会少之又少了。

3. 包 容 力

而一个能放开心眼的人,由于不偏不执,通达无碍,必然也能涵养能包能容的能力。而随着岁月的开扩拓展,有朝一日定能成就“博大均衡”的襟抱和“真挚自然”的性情。性情自然真挚,定能不矫揉、不造作,对于万事万物致其精诚,其所塑造完成的自身,也定是有血有肉有骨有气、须眉毕张的真我。



而襟抱博大均衡，有如沧海不择细流、泰山不厌土石，阳春流布其德泽、化雨广被其滋润，则其以天地为心、为生民立命所跃动的脉息，也定能推动时代的巨轮。权位越高越重或文学艺术成就为不世出的人，越要有此涵养。

古来圣君贤相姑且不论，求诸中国文学：灵均之香草美人，渊明之采菊东篱，太白之飞扬跋扈，稼轩之郁勃豪纵，莫不真挚自然，各任其性，所以风调不同，独具可观。而若谓博大均衡，则子美、东坡盖可以当之：子美悲天悯人，以双肩尽挑世间愁苦；东坡光风霁月，以怀抱化开大千纷扰。而其博大均衡，莫不源自真挚自然。由学识、由品德，致力涵养，然后达成。所以子美为“圣”，东坡为“仙”；圣贤神仙，境界虽殊，而其古往今来，万民同仰则一。

不止如此，能包能容，也可以助长化解的能力，因为胸中在现实里所引发的窒碍，也往往在包容力中自然消释了；若此，其于“人间愉快”，是颇具推动之功的。

4. 观·赏·力

如果“担荷”是挑起自家的责任，“化解”是排解遭遇的困难，“包容”是承受人间的纷歧，那么一个放开心眼的人，更能涵养丰富人生情味的“观赏力”。

因为担荷也好，化解也好，包容也好，所用的身心之力相当的多。如果心力之源的“心灵”，没有一分余裕让它汨汨然的滋生，那么必有衰竭和闭塞的时候。而鲜活的心灵源泉，莫不得自对宇宙万物的关爱和欣赏。首先将自家的生命之流，注入宇宙万物之中，于是宇宙万物也照样会焕发华彩，回映于自家心灵之上。也就是先要同一于宇宙万物，然后超然物外，才能观赏万物所蕴涵的情趣。万物情趣入我胸中，则心灵的